全唐文/卷080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唐文

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，需要人工复查。复查后，请移除此模板。

司空圖（一）

圖字表聖，河中虞鄉人。咸通十年進士，乾寧中累遷戶部侍郎，乞還山。昭宗在華陰，徵拜兵部侍郎，不赴。朱全忠篡國，召為禮部尚書，不起。聞哀帝弒，不食卒。年七十二。

題山賦

繭吾發以群嬉兮，乃恣狎於林壑。窘世路之榛榛兮，匪茲焉而何托。仰基矩之惟舊兮，豈孱眇之彼度。矧嶄紆而還農兮，亦靡勞於浚鑿。壯神工之騁奇兮，樹一峰而中擢。齴龈鼻而噓空兮，湧佛螺而旁絡。阜交蹙於艮隅兮，俯川塍而黼錯。躋遺堞以仰眩兮，洶瀑巔而電薄。腴卉木以駢昌兮，藹葩屏而麝幄。滋彩綷以紛翔兮，玩韶鮮而戲濯。睹群物之遂性兮，澹吾躬而斯樂。笑殊道以狗強兮，喜誇鵬而蠖。雖穴處而誌揚兮，邈軒肆於宏廓。借家國之未忘兮，鄙榮伸而陋約。鑢貞明而自勖兮，行與息而靡怍。

春愁賦

芳灩灩兮翠綿綿，泥晨霞兮泊晚煙。鬱情條以凝睇，嫋愁緒以傷年。群企胥悅，幽棲自憐。勝事而何人忘返，賞心而與我相捐。當其玉律驚，春香風拂曙，晴陽小苑之道，紺靄青門之樹，繡轂相追，金羈並騖。攜豔冶以爭出，指狹邪而共趣。貪壯歲之娛遊，惜繁華之易度。豈知低摧上國，寂寞良辰。林幽鶯囀，院古苔新。暗想歌鍾之會，出隨車馬之塵。落日歸臥，懸琴歎頻。孤枕役故園之夢，一宵驚白首之人。江楓暮兮江水淥，蕩羈魂兮勞遠目。倚蘭棹兮雨霏霏，曆蘋洲兮衣馥馥。千古兮此時此地，潛輸忠而見逐。

邊鴻下兮邊草生，擁玉帳兮滯龍城。折柳厭河梁之贈，落梅傳戍笛之聲。萬里兮此時此日，歎積雪之徒征。莫不慘澹傷神，回環縈慮。念郢闕以回首，憶帝鄉之歸路。雖陽和之暗攻，自眇默而誰訴。於是情馳天末，黛斂閨中。徘徊暖榭，徙靡芳叢。燕泥滴滴而簷壞，蛛網迷迷而帳空。憐笙罷興，挑錦停功。怨韶光之虛擲，與長夜而還同。若斯者，固紛爾多狀，浩然莫窮。彼人情之貿遷，繁植物之榮悴。何深衷之委鬱，謝圜煦於天地。縈心夜焚，凝魄朝醉。同垢衣之莫浣，豈萱枝之可慰。願昭暢於春台，雪胸襟之滯義。

共命鳥賦（並序）

西方之鳥，有名共命者，連腹異者，而愛憎同一。伺其寐，得毒卉，乃餌之。既而藥作，果皆斃。吾痛其愚，因為之賦，且以自警。賦曰：

彼翼而飛，罔憎其類。彼蟲而螫，罔害於己。惟斯鳥者，宜稟乎義。首尾雖殊，腹背匪異。均休共患，寧忽寧己。致彼無猜，銜堇以餌。厥謀雖良，厥禍孰避。梟鴟競笑，鳳凰愕視。躬雖俱斃，我則忘類。人固有之，是尤可畏。或競或否，情狀靡窮。我同而異，鉤挈其外，膠致其中。癰囊已潰，赤舌靡縫。緩如（闕二字）迅如駭蜂。附強迎意，掩鬼自容。忘其不校，寢以頑凶。若茲黨類，彼實孔多。一勝一負，終嬰禍羅。乘危逞怨，積世不磨。孰救其殆，藥以至和。怪雖厲鳥，勿伐庭柯。爾不此病，國如之何。

情賦（並序）

愚嘗賦《春情》數百言，狀其思媚。自謂摭眾騷之遺，恨遭亂而失。今獨憶其間三十五字，存於濯纓之東楹雲。

暖融溶兮傍曲塘，扶蘭心兮牽藕腸。雨絲絲兮冪暗芳，阻佳期兮日難忘。情煙綿兮悄自傷。

上譙公書

再拜。愚伏以布衣犯將相之威者，近皆笑率指愚為狂。是輕薄子不能以恢然之量待今賢傑也。相公得不念之耶？某跡拘世累，而業久於山。援古勘今，思有所發者。蓋竊惟近朝據重位，而勇蹈功名之利。恥天下有遺才，直吾相國也。又敢求吾相之心，所以未忍棄生民之望者，固非濡濡於富貴。豈不以時持大柄，事或阻心，且後弛張，俾無遺恨於

不朽耶。愚以是竊抃，有以企天下之福矣。雖在於至愚，猶有輕慮。誠以相公既當有得賢之盛，將尤有惜夫自持。既嚐獨決機權，將尤以事不足問。則黨附之賢或興，而專美之道可隘耳。請陳其說，夫用人固得矣，亦在知失之不足。蓋為明，則偽者懲而實者勸，且無傷於愛士。處事也固濟矣。又知謀之不必自我出為知，則聽日廣而神不勞，且無傷於好謀。是道也，蓋賢哲用之而不竭，相公得之而不疑。坦懷至公，自無愧古。然後文尚制科之選，武先西北之虞（前年已上書蜀相）。抑簡誕以捐空，峻規程而括實，則病應適時之宜盡矣。此皆相公夙自踐於沉實，而小子雖吃悸，不能麵發，願激揚於片時耳。非為挾利之資也，抑自古釣奇而售跡者。既多以分蹇，動無所合。且實必俟臨機，方見其萬一。非敢率易，並瀆尊威。幹犯之誅，則不複自同輕薄子以為疑懼。俟命再拜。

與台丞書

中丞閣下：某昔者常從其友於郡邑之鄙。其鄰叟有善藝卉木者，或從之鬻於都下，未嘗不亟售而返。人謂之曰：「裏市所貨，皆資生之所闕，尚有提之汲汲而不克售者。今叟晨往暮歸，未嘗少滯其所鬻。何哉？」叟曰：「鬻植之道，雖本於天時，亦且診於人情耳。蓋視其人誇，其居侈，則所玩者，必欲朝炫其葩，夕味其實矣。彼或以勁正自處，所植必慕賢良。吾皆揣之，各炫其所欲，焉有曝滯之患哉？」今閣下前為小宗伯，實振惟公之舉，庶不孤吾道矣。況憲府僚屬，係本朝之輕重，是尤宜於慎擇也。會昌中，杜牧之為補闕，陪賀客於孔氏之門，獨斂板而前，言御史丞風威，在取人之得失，乃薦邢群焉。今有邢贇者，乃群之猶子，雅誌貞獨，且以名節自任。其所任其所為，亦足觀其所誌。愚以是輒有裏叟之說，蓋待吾憲丞不薄矣。且自古推心，苟不望報於其人，則未有不堅於著效者。愚所任不私而已，苟謂言者之輕而舍諸，亦非敢以為恥。又有王駕者，勳休之後，於詩頗工，於道頗固。但其所知，方在顯清之地，不敢越境以輸其珍耳。所與論詩一首，亦輒緘獻。其他當俟閣下操人柄救時艱，而後敢以誌英豪之事業者，達於執事，庶不驅之仇敵也。再拜。

貽王進士書

辱示制述，甚非所宜。敢不以所說陳於左右哉？楚宋交怨，而使在其間。宋人有得玉於其境者，遇楚使適至，誇示之。楚人謀沮其玉，請先譽於宋國。既獻，宋果怒曰：「玉產於吾土，而價張於吾仇，是欺我也。」不果售。今吾守道固窮，且竊文學之譽，是邪競沽虛者之所仇嫉者。吾子之才固奇矣，乃以所質置於吾懷，是玉者未適於市，而噪者已盈於門矣。必曰不投知於司空氏，必曰不受知於司空氏，則雖吾子之奇，必足速得誌

於時矣。舍是無他術也。所貺益腆，不敢發柙。幸詳其意，勿冒時之所忌。

與李生論詩書

文之難而詩尤難，古今之喻多矣。愚以為辨味而後可以言詩也。江嶺之南，凡足資於適口者，若醯非不酸也，止於酸而已。若鹺非不鹹也，止於鹹而已。中華之人所以充饑而遽輟者，知其鹹酸之外，醇美者有所乏耳。彼江嶺之人，習之而不辨也宜哉。詩貫六義，則諷諭抑揚，渟蓄淵雅，皆在其中矣。然直致所得，以格自奇。前輩諸集，亦不專工於此，矧其下者耶？王右丞、韋蘇州，澄澹精致，格在其中，豈妨於道學哉？賈閬仙誠有警句，然視其全篇，意思殊餒。大抵附於蹇澀，方可致才。亦為體之不備也，矧其下者哉？噫！近而不浮，遠而不盡，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。愚竊嘗自負，既久而愈覺缺然。然得於早春，則有「草嫩侵沙長，冰輕著雨銷」。又「人家寒食月，花影午時天」。（上句云「隔谷見雞犬，山苗接楚田」）又「雨微吟足思，花落夢無慘」。又「夜短猿悲減，風和鵲喜靈。」得於山中，則有「坡暖冬生筍，松涼夏健人」。又「川明虹照雨，樹密烏衝人」。得於江南，則有「日帶潮聲晚，煙和楚色秋」。（一作「戍鼓和潮暗，船燈照島幽」。本集同）又「曲塘春盡雨，方響夜深船」。得於塞上，則有「馬色經寒慘，雕聲帶晚饑。」得於喪亂，則有「驊騮思故第，嬰鵡失佳人」。又「鯨鯢人海涸，魑魅棘林幽」。得於道官，則有「棋聲花院閉，幡影石壇高」。得於夏景，則有「地涼清鶴夢，林靜肅僧儀」。得於佛寺，則有「松日明金像，苔龕響木魚」。又「解吟僧亦俗，愛舞鶴終卑」。得於郊園，則有「暖景雞聲美，微風蝶影繁」。又「遠陂春草滲，猶有水禽飛」。（上句云「綠樹連村暗，黃花入麥稀」）得於樂府，則有「晚妝留拜月，春睡更生香」。得於寂寥，則有「孤螢出荒池，落葉穿破屋」。得於愜適，則有「客來當意愜，花發遇歌成」。雖庶幾不濱於淺涸，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。七言云：「逃難人多分隙地，放生鹿大出寒林。」又「得劍乍如添健僕，亡書久似憶良朋」。又「孤嶼池痕春漲滿，小欄花韻午晴初」。又「五更惆悵回孤枕，猶自殘燈照落花」。（上句云「故國春歸未有涯，小樓欄檻別人家」）又「殷勤元旦日，欹午又明年」。（上句云「甲子今重數，生涯隻自憐」）皆不拘於一概也。蓋絕句之作，本於詣極。此外千變萬狀，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。豈容易哉？足下之詩，時輩固有難色。儻復以全美為上，即知味外之旨矣。勉旃。司空表聖再拜。

與王駕評詩書

足下。末伎之工，雖蒙譽於賢哲，未足自信，必俟推於其類，而後神躍而色揚。今之贊

藝者反是，若即醫而靳其病也，惟恐彼之善察，藥之我攻耳。以是率人以謾，莫能自振。痛哉！且工之尤者，莫若工於文章。其能不死於詩者，比他伎尤寡。豈可容易較量哉？國初主上好文雅，風流特盛。沈宋始興之後，傑出於江寧，宏肆於李杜極矣。左丞蘇州，趣味澄敻，若清風之出岫。大曆十數公，抑又其次焉。力而氣孱，乃都市豪估耳。劉公夢得、楊公巨源，亦各有勝會。閬仙、東野、劉得仁輩，時得佳致，亦足滌煩。厥後所聞，逾褊淺矣。然河汾蟠鬱之氣，宜繼有人。今王生者，寓居其間，浸漬益久，五言所得，長於思與境偕，乃詩家之所尚者。則前所謂必推於其類，豈止神躍色揚哉！經亂索居，得其所錄，尚累百篇，其勤亦至矣。吾適又自編一鳴集，且雲撐霆裂月劼，作者之肝脾，亦當吾言之無怍也（一本有道之不疑四字）。

與惠生書

足下。某贅於天地之間，三十三年矣。及覽古之賢豪事跡，慚企不暇。則又環顧塵蔑，自知不足為天下之贅也。噫！豈非才不足而自強耶？雖然，丈夫誌業，引之猶恐自。誠不敢以此為憚，故文之外，往探治亂之本。俟知我者，縱其狂愚，以成萬一之效。壯心未決，俯仰人郡。今遇先生，俾仆得以盡論，願修討源，然後次第及於濟時之機也。唐虞之風，三代非不敝也，賴聖人先其極，而變之不滯耳。秦漢而下，時風益澆。視之而不知其弊，矯之而不知其變。文質莫辨，法制失中。侮儒必止，沈儒必削，則士大夫雖有自負雅道者，既不足以振之，而又激時之怨耳。漢魏之際，其弊蓋極。懲馬融胡廣之流，故李膺質而峻。誡何晏桓範之俗，則王衍簡而清。矯之而不和，滯之而不顧。始以類聚相扇，終以浮黨見嫉，而至家國皆瘁而不寤也。悲夫！故愚以為今欲應時之病，即莫若尚通，不必叛道而攻利也。險則驅之以仇己。樹政之基，莫若尚法，不必任察而嗜刑也，弛則怠之以陷入。舍此二者，伊周不能為當今之治。苟在位者有問於愚，必先存質以究實，鎮浮而勸用。使天下知有所竟，而不自窘以罪時焉。噫！有必不能辨之於言者，有之矣，未有無其心無其言，可以垂名於不朽者。且一家之治，我是而未必皆行也。一國之政，我公而未必皆行也。就其間量可為而為之，當有以及於物，不可為而不為，亦足以見其心。必曰俟時而後濟其仁，蓋無心之論。夫百人並迫於水火，可皆救之，斯為幸矣。不可皆救，則將竭力救其一二耶？亦將高拱以視之耶？幸先生以質於時賢，審其有心，然後可為編次第之說。再拜。

復陳君後書

吾既以疑經為後述矣，今年夏，陳君果複致累百言，且援穀梁之說，欲以質吾。吾熟視

其書，率意而答之。足下複所雲雲，非不知也，且夫謂之求，則固當偕受其譏矣。雖然，舅姑之疾且餒，苟力不能制其悍婦，則必羸其聲，哀求於一飯，豈忍誚之乎？吾本朝之臣耳，豈敢誨其苞茅不貢之漸耶？於載之下，必有知言者。不多譚。

與極浦書

戴容州云：「詩家之景，如藍田日暖，良玉生煙，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。」象外之象，景外之景，豈容易可談哉？然題紀之作，目擊可圖，體勢自別，不可廢也。愚近作《虞鄉縣樓》及《伯梯》二篇，誠非平生所得者。然「官路好禽聲，軒車駐晚程。」即虞鄉入境可見也。又「南樓山最秀，北路邑偏清」。假令作者複生，亦當以著題見許。其《柏梯》之作，大抵亦然。浦公試為我一過縣城，少留寺閣，足知其不怍也，豈徒雪月之間哉？《佇歸山後》「看花滿眼淚，回首漢公卿。人意共春風（上二句楊庶子），哀多如更聞」，下至於「塞廣雪無窮」之句，可得而評也。鄭雜事不罪章指，亦望呈達，知非子狂筆。

答孫郃書

孫君足下，所貺累幅，皆厚責於我，是足下勤於吾道，必欲起而振之也，何以克當。雖然，始於退者，皆曰「吾之必誠也」。今愚獨以為不誠自訟，亦誠在其中矣，幸足下詳其旨。古之山林者，必能簡於情累，而後可久。今吾少也，忿然不能自勝於胸中，及不誠而退者，然亦窮而不搖，尋而不進者。蓋審已熟，雖進亦不足於救時耳。彼一飯之施，或請濟於其鄰，雖童子不可以空器紿之也。矧當艱否之運，吾君吾相，方以爵秩來天下之賢達，將與之共拯，其可沽虛而自集耶？且自古賢達用舍之際，當俟至公物情，而後天意可見。雖宰執大臣之推心，亦不能察天下拒我之意也。況足下一布衣，其可獨私於我哉？《書》曰：「龜從蓍從」，則人亦不違天矣。足下所示，勤勤於此，而取舍之間，果致失墜，是非有物亦欲沮之耶？始吾自視固缺薄，今又益疑其不可妄進。且持危之術，制變之機，非鯫懦之所克辨也。愚雖不佞，亦為士夫獨任其恥者久矣，其可老而冒之耶？韓史部激李桂州之不行，責陽道州無勇，雖致二賢適自困，亦何救於大患哉？其所為者，或奮而不顧，匹夫匹婦，亦可為之，孟子所謂非不能也。足下粹於通義耳，其間亦未盡於仆者，勿多譚。再拜。

題柳柳州集後序

金之精粗，考其聲，皆可辨也，豈清於磬而渾於鍾哉？然則作者為文為詩，才格亦可見，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耶？愚觀文人之為詩，詩人之為文，始皆係其所尚，既專則搜研愈至，故能銜其工於不朽。亦猶力巨而鬥者，所持之器各異，而皆能濟勝，以為敵也。愚嚐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，其驅駕氣勢，若掀雷抉電，奔騰於天地之間，物狀奇變，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。其次皇甫祠部文集，所作亦為遒逸。非無意於深密，蓋或未遑耳。今於華下方得柳詩，味其深搜之致，亦深遠矣。俾其窮而克壽，抗精極思，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。又嚐睹杜子美《祭太尉房公文》、李太白《佛寺碑讚》，宏拔清厲，乃其歌詩也。張曲江五言沈鬱，亦其文筆也。豈相傷哉？噫！彼之學者褊淺，片詞隻句，不能自辨，已側目相詆訾矣。痛哉！因題柳集之末，庶俾後之詮評者，罔惑偏說，以蓋其全工。

中條王官穀序

知非子雅嗜奇，以為文墨之伎，不足曝其名也。蓋欲揣機窮變，角功利於古豪。及遭亂竄伏，又故無有憂天下而訪於我者，曷以自見平生之誌哉？因捃拾詩筆，殘缺無幾。乃以中條別業一鳴以目其前集，庶警子孫耳。其述先大夫所著家牒照乘傳，及補亡舅（名權，四歲能諷誦其舅水輪陳君賦，十六著劉氏洞史二十卷）。讚祖彭城公中興事，並愚自撰密史，皆別編次雲。有唐光啟三年，泗水司空氏中條王官穀濯纓亭記。

送草書僧歸楚越

傖荒之俗，尤惡伎於文墨者。華民流寓而至，則遽發其橐，焚棄劄牘之累以快。既自容矣，又仇沮繼至者，若不勝其怨。噫！是華舌夷心，而又甚之者矣。洎天下將亂，則雖吾裏，其風亦變。果傖荒之流民亦多矣，倘或未化，亦其益孤，不能自振。苟聞誌於吾伎，則必躍而遊之，矧踵門而勤請者耶？訔光僧生於東越，雖幼落於佛，而學無不至。故逸跡遒勁之外，亦恣為歌詩，以導江湖沉鬱之氣，是佛首而儒其業者也。雖孟荀複生，豈拒之哉？今係名內殿，且為歸榮，足以光於遠矣。永嘉西岑，康樂勝遊之最。是行也，為我以論詩一篇，題於絕壁。

書屏記

人之格狀或峻，其心必勁。心之勁，則視其筆跡，亦足見其人矣。曆代入書品者八十一人，賢傑多在其間，不可誣也。國初歐虞之後，繼有名公。元和長慶間，先大夫初以詩

師友兵部盧公載從事於商於，因題紀唱和，乃以書受知於裴公休，辟倅鍾陵。及徵拜侍御史，退居中條，時李忻州戎亦以草隸著稱。為計吏在滿，因輟所寶徐公浩真跡一屏以為貺。凡四十二幅，八體皆備。所題多《文選》五言詩，其「朔風動秋草，邊馬有歸心」，十數字或草或隸，尤為精絕。或綴小簡於其下。記云：「怒猊抉石，渴驥奔泉，可以視碧落矣」。先公清旦披玩，殆廢寢食。常屬誡云：「正長詩英，吏部筆力，逸氣相資，奇功無跡。儒家之寶，莫逾此屏也。但二者皆美，神物所窺，必當奪璧於中流，飛銓於烈火也。殆非子孫之所可存耳。」庚子歲遇亂，自虞邑居負之置於王城別業。丙辰春正月，陝軍複入，則前後所藏及佛道圖記，共七千四百卷，與是屏皆為灰燼。痛哉！今旅寓華下，於進士姚顗所居，獲覽書品及徐公評論，因感憤追述，貽信後學。且冀精於賞覽者，必將繼有詮次。光化二年八月三日，泗水司空圖銜涕撰錄。謹記。

休休亭記

休，休也，美也，既休而且美在焉。司空氏王官穀休休亭，本濯纓也。濯纓為陝軍所焚，愚竄避逾紀。天複癸亥歲，蒲稔人安，既歸葺於壞垣之中。構不盈丈，然遽更其名者，非以為奇，蓋量其材，一宜休也。揣其分，二宜休也。且耄而瞶，三宜休也。而又少而惰，長而率，老而迂，是三者，皆非救時之用，又宜休也。尚慮多難，不能自信，既而晝寢，遇二僧，其名皆上方刻石者也。其一曰頑，謂吾曰：「吾嚐為汝之師也。汝昔矯於道，銳而不固，為利欲之所拘，幸悟而悔，將複從我於是谿耳。且汝雖退，亦嚐為匪人之所嫉，宜以耐辱自警，庶保其終始。與靖節醉吟第其品級於千載之下，複何求哉？」因為耐辱居士歌，題於亭之東北楹。自開成丁巳歲七月，距今以是歲是月作是歌，亦樂天作傳之年，六十七矣。休休乎，且又歿而可以自任者，不增愧負於國家矣。複何求哉？天複癸亥秋七月二十七日，耐辱居士司空圖記。

山居記

中條就蒲津東顧，距虞鄉才百里。亦猶人之秀發，必見於眉宇之間。故五峰頡然為其冠珥，是溪蔚然涵其濃英之氣。左右函洛，乃滌煩清賞之境。會昌中，詔毀佛宮，因為我有穀之名，本以王官廢壘在其側。今司空氏易之為禎陵溪，亦曰禎貽雲。愚以家世儲善之祐，集於厥躬，乃像刻大悲，跂新構於西北隅，其亭曰 「證因」。證因之右，其亭曰「擬綸」，誌其所著也。擬綸之左，其亭曰「修史」，勖其所職也。西南之亭曰「濯纓」，濯纓之窗旦鳴，皆有所警。堂曰「三詔之堂」，室曰「九籥之室」，皓其壁以模玉川於其間，備列國朝至行清節文學英特之士，庶存聳激耳。其上方之亭曰「覽昭」，懸瀑

之亭曰「瑩心」，皆歸於釋氏，以棲其徒。愚雖不佞，猶幸處於鄉裏，不侵不侮，處於山林。物無天伐，亦足少庇子孫。且詎知他日複睹容訪陳跡者，非今茲誓願之證哉？久於斯石，庶幾不昧。有唐光啟三年丁未歲記。

紀恩門王公凝遺事

上四年春，以大河南王公治狀宜陟，詔假禮部尚書按察宣歙池三郡。既即治，未涉時，吏化民悅，晝亡可為。冬十月，賊始自同安分濟入屠至德（在池州）。公遣將孟琢，疾以兵助守池州。州亦有備，賊少卻。會其黨繼至，言扣壁，實欲轉襲南陵。公揣之如其計，命樊儔進扼其陽路。儔固自彭門分，公察其健決而易敵，誡之邀險，無得輕進。儔固去。會諜者言寇少將遁，氣欲生沮之。麾兵不顧，既而越險。賊遽至，軍遂委而逸，間二日馳歸，以敗告。公數其違命，立斬以徇。諸將在南陵聞之者皆股栗，以死綴賊，故青弋江得恣為備。青弋在江東，南陵也，人心不搖矣。公前命寧國兵遮截之，生得其踏白數十騎，乃並山引退。四月，凶渠複大入，而都紀王涓亦自采石赴援。公宴勞加禮，且諭之曰：「盜匿情詐，吾盡得之矣。今席勝而驕，謂吾城不勞而可綴。則攘臂而來，前無絲發之礙矣。若知吾堅壁待之，其勢自衄。將軍第按甲稔威，以伺其隙，慎勿與之驟戰也。」涓意銳，自州城日趨四舍，至南陵。未曾食而戰，遽死之。明日，中貴人自領敗卒，尚四五千，傷痛之聲，與塵埃相雜而至。江南雅自怯，獨幸北軍以為固。及聞涓敗，相顧失色。賴公前策涓不足恃，拒守益嚴。又城中水乏，而泉自躍出，人心益牢，竟免攻圍之患。既逾月，中貴人阻撓無去意，卒橫不能禁。公以書讓之曰：「吏之捕蝗者，既不克勝，而且俯食於民，是率暴以濟災也。今將軍纂天下精兵，挫於狂寇，而又恣之，俾民不得治其生業，何以稱主上所以待將軍之意哉？」中貴人詞詘趨發，其親吏入裏舍，<區支>奪民馬。公乘門望之，麾左右立提置杖殺，軍愕貽不敢留。自後日夕撫循，常若寇複至者。其儲畜繕完之利，到今賴焉。噫！公始以傑德峻望，為時聳服。而夐特恢濟之心，人莫能見。雖不能致其道，以和平天下，然捍境蔽鄰，不涸得賦，亦足濟庸而塞根耳。愚嚮襲跡門下，受知特異。敢次見聞，以開史氏之聽。

太原王公同州修堰記

洛自西北趣大河，蓋同源於積石，伏而乃發，離而復合耳。故其流皆渾而悍，暴而難制。然左輔土田，賴之為膏壤。堰雖勞，不可廢也。而又振泥加厚，水勢益抑。去故治之，治之勤日倍也。大中末，州南堰壞，久不能復。比歲旱蝗，關畿尤困。咸通五年，太原王公自中書舍人出牧是邦，思所以利人者，無易於此。乃省公用，節私費，僦徒賦役，

躬親率屬，得健吏於班，授以成規。亦既集事，而中作雨甚。川壑會流，雷風蹴南而鼓之，益肆狂齧。雖有力者，堅百仞之阜，亙為其防，亦不能禦，勢明矣。必俟至誠克敷，旁資感效耳。公晨往河堧，跪陳牢醴。既而陰雲潰散，功倍人悅。翌日堰乃成，水折而光，皆若導而徙。令邑裏交賀，合樂以迓之。流聞京師，中外以為國慶。時國家兵役屢興，漕輓已絕。故自淮汴至於河潼之交，百敖皆刳，人無所仰視之者。雖已鼎食，亦若銜餒而返。農饑卒怠，何以振其威力哉？關中不涸之轍，必本是堰。公果成之，以明大計。雖旋亦決敗，而功緒足遺後人矣。七年秋，愚自滿獲展贄見之禮，出次近垌，備得其事，因著於篇，以彰勤濟之志雲。

澤州靈泉院記

嚴飭祠宇，非欲侈於自奉也。蓋不崇不侈，無以聳動群品，俾堅嚮善之心耳。況帝夢可徵，華緣已熟，山川神祇，罔不薦款。故自京邑以及遐裔，勝概相望，皆奠厥居。中條發於蒲，趨於艮，傑出而為太行，則天壇不得不冠蓋華嵩，爭日觀也。其北川壑會流，盤鬱粹，自高平西顧，以至靈泉極矣。泉之為靈，非惟利物，亦當滋潤所及，不育毒螫也。其院東向顯豁，亙為大川，端門洞辟，正與旭日相迓。豈梵書所謂震旦者，此其證哉？且有為無為，於我不礙。弛之則若涸其中，用之則必滂其外。皆克固其源，乃能動而必濟也。今禪宿洪密長老，俗姓劉氏，本儒家子。早詣石霜，契其大旨。煩而不撓，簡而必周。初自清涼曆覽至是山，乃創林棲之所。遇太尉李公駐軍高平，首資葺構。遠近道俗，莫不歸嚮。今蒲芮隴西左揆，常因題紀，亦備讚揚，則密公之道益光矣。凡制經樓齋堂共一百餘間，又塑羅漢潔刻之相，以漸化服。而後日集方丈，敷演上乘。自江漢北渡，以至魏晉之交，其俗堅悍難誘，今則悉為佛人矣。且善教童孺者，雖指摘其書，而必以言反覆曉諭，當自釋然。若典教積於前，笞撻駭於側，彼將竄匿之不暇，詎肯說而從命哉？律刑書也，經誥誓也，禪乃誘勸之宗，先馴其性而後入人者耳。故其道至隱，其功至博，不可廢也。常念畜役之外，以逮傭隸。雖豢養至豐，莫不苦於受制。殊不知羈鞅之勞，或能避免，而方寸之內，不形不聲。牙孽牢萌，詫其力者，愈不能爭。以此淪陷死生之域，綿創不能自脫，其苦何如哉？噫！苟非三世之尊，夷山斡海，六祖親授，捩其鉗鈦，長老繼作，磨昏抉瞶，則彼爨膏鑊而勇於自浴者，雖糜爛其身，猶未悔也。今乃聚其徒，侈其居，永為一檀施之會，且俾其福慧皆殖。然則密公之積，焉可抑沒哉？耐辱居士病且死，不忍其門人慧依慧海之勤請也，直紀所行，惟以漏略為愧雲。天祐二年歲次乙丑七月望日記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

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